

晚清詩史中的林則徐

劉學照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林則徐是近代中國偉大的愛國者。他不僅功績彪炳史冊，而且姓字傳韻詩壇。十數年前，筆者和同事們因研究的需要，查閱了近三千種晚清詩集，發現其中有記詠林則徐詩什的不下一百五十種。這些詠林詩歌，有唱和，有寄贈；有送行，有追思；有紀政，有感事；有詠圖，有題後；有當世人的哀輓，有後來者的憑吊。它們生動地反映了林則徐的生平事績和社會交往的若干側面，可說是一種詩史之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言為心聲，我們透過詩人們的雪泥鴻爪，仿佛看到了一座用民族魂鑄就的紀念碑。筆者不揣淺陋，謹將所見詠林詩什，特別是別見的部分，綴合成篇，以紀念這位先哲，並求正於海內外文史界同行。

一民一物總關心

林則徐是一位具有濃厚重民思想的政治家。他作為一位歷史人物，首先是以清正廉明、辦事認真、勤政愛民、不避嫌怨的好官形像出現的。對此，晚清詩歌中有較多的記詠。

林則徐前後歷官十四省，政聲崇隆。在各地之中最贏得士民吟頌的要算是被稱為三吳的江南地區。

1823年(道光三年)春，林則徐由江南淮海道升任江蘇按察使。夏秋間，蘇南大雨成災，松江一帶饑民「汹汹將變」，巡撫韓文綺準備鎮壓。但林則徐力主「撫慰」。他乘一葉扁舟前往慰解，「民皆悅服」。他徵詢各方面意見，決定獎勵富商採辦米石，平抑糧價。又設法賑濟，幫助災民恢復生產，一時頌聲四起。朱綬有《憫荒一首呈林廉訪(則徐)》詠其事：

吳中古沃郡，財賦稱雄藩。茲歲遭恒雨，禾苗汨高原。秋成亮無望，日食嗟艱難。地氣況脆弱，何能禦饑寒？昨出郭門眺，魚網張田間。室廬蕩已盡，所至皆空村。八月秋風涼，哀鴻聲且酸。使者議荒政，心力良用殫。獨識平市價，民心賴之安。嚴霜有時零，創痍復多端。首計在民食，舉念周惻癯。振卹務實惠，勉彼芻牧官。¹

1 見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十編，上冊。

蔣清瑞也有《循吏篇為大臬(則徐)賦》予以詠頌：

霜風淒緊饑鴻號，大吏心側哀窮茆。仄身潛行周四郊，或策蹇騎磨鞭梢，或乘單舸沿塘坳。星霜不憚馳驅力，生恐饑寒起盜賊。矯令發粟例可循，斥俸給貧計亦得。東南民困賴少息，百姓攀轅爭望色。人羨相公頭尚黑，我愛使君面如鐵。鬚髯戟豎目眦裂，巍然中立無唯阿。是利必興弊必絕，流民之圖春陵歌。直欲上訴天門徹(時方陞見入京)，會置斯民衽席間。務使黃童白叟增歡顏，熙熙同上米堆山。即令頌聲溢部屋，循吏傳中一已足。²

「哀窮茆」、潛「四郊」、「磨鞭梢」、「沿塘坳」，稱詠林則徐察訪災情，關心人民疾苦。「矯令發粟」、「斥俸給貧」，是指採取果斷措施，勸富濟貧。民困「少息」、「百姓攀轅」，表明民衆感悅。詩人認為單憑貧家小屋裏傳出的這片頌揚聲，就足以寫入循吏傳了。蔣清瑞，字愚溪，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作此詩時三十歲。朱綬，字仲潔，江蘇元和(今蘇州)人。道光辛卯舉人。有《知止堂詩錄》。他們二人的詩代表了蘇南士民對林則徐治荒安民事績的讚頌。

1824至1830年間，林則徐因先後遭母、父丁憂，時官時歸。直到1830年7月，方補湖北布政使。幾個月後，又調任河南布政使。次年，復調任江寧布政使。不久，又奉命任東河總督，並總司江北賑撫事宜。在這些任內，都有惠政。福建龍溪人鄭開禧在《送林少穆(則徐)方伯之任湖北》一詩內，稱頌他「政可救荒富彥國，官能興利鄭當時。獨將公事如私事，直視民饑若己饑。」³福建詩人張際亮在《寄少穆方伯河南》詩中，有「昨宵匹馬過黃河」、「喜聞里巷足謳歌」、「黃鶴樓頭秋月清，春風吹度汴梁城」⁴的稱詠。同年摯友程恩澤在《寄林方伯少穆》詩中說：「方伯救荒富奇策，至今吳下稱仁賢。嘉聲隆隆徹天聽，凡有艱鉅君其先。」⁵詠讚林則徐離豫時，從河南採辦麥豆，赴江寧藩司任，救大江南北之災。林則徐做河督幾個月，又調任江蘇巡撫。河工屬吏江蘇武進人湯建中作《送林少穆河督巡撫江蘇》⁶贈行，並作為江南人士對林回任吳中表示歡迎。

林則徐任江蘇巡撫前後近五年，是他做地方官任期最長的一次。任期內，他清理漕運，去除考場積弊，清釐積案，督治河工，修築海塘，整頓鹽務，幹得很出色。但最留於口碑的要算1833、1834年間報災、放賑的事了。

2 蔣清瑞《退結詩存稿》，卷一。

3 鄭開禧《知守齋詩》，二集。

4 張際亮《思伯子堂詩集》，卷十四。

5 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卷三。

6 湯建中《筠綠山房詩草》，卷二。

1832、1833年間，江蘇屢遭水災，「田廬浸巨浪，疫癘驅殘魂。生者委道路，死者怨子孫。」⁷一片淒涼景象。1833年秋天，又是陰雨連綿，田禾秀而不實。林則徐不顧報秋災不出九月的成例，與江督陶澍會銜奏請減緩錢漕。硃批斥責為「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亟」，只知博取好名聲。林則徐本着實際情況，不顧個人安危，單銜再奏，懇切瀝陳，要求「暫紓民力」，強調對民「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堅請緩徵錢漕。⁸最後感動了道光帝，特允所請。一時，蘇民爭相傳鈔他為民請命的兩分奏稿，「遠近為之紙貴」。齊彥槐《讀林少穆中丞續報冬災摺稿》詠其事：

十載江南樂歲無，蒼生殘喘幾時蘇？揮來憂國千行淚，寫出流民一幅圖。敢缺正供忘轉漕，為培元氣乞蠲租。九重方切痾瘵抱，佇看恩膏遍海隅。⁹

宋翔鳳也有詩詠之：

記取江南受付任，一民一物總關心。萬家已賴生成久，兩疏曾陳疾苦深。自抱清忠為國計，更持廉節勵官箴。即看憂旱天能鑒，膚寸崇朝屢作霖。¹⁰

齊彥槐，字夢時，號梅麓，江西婺源人，嘉慶年間進士，時任江蘇州縣官。宋翔鳳，字于庭，江蘇長洲（今蘇州）人，近代著名今文經學者。他們的詩描繪了林則徐關心民物、清忠憂國、為民請命的清官形像。林則徐瀝陳報災的根本目的，如他自己所說，是「保富安貧」。齊、宋二人的詩吟詠出了江南士民的心聲。

這年寒冬，林則徐對受災深重的貧苦人民進行放賑。為了去除以往放賑中胥吏中飽的積弊，他親自招集蘇州各學生員，按圖查勘災情，趁他們年終放假回家之便，讓他們一人負責一區，於除夕前把放賑款項直接發到貧民手裏。蘇州詩人陸嵩有《呈林中丞（則徐）少穆先生》¹¹詠其事。蘇州老秀才嚴寅除有《書林中丞報災續稿後》、《癸巳除夕》、《甲午元旦》等詩記詠報災、放賑事外，還作《放賑歌》：

中丞籌畫通權變，放賑恰趁諸生便。歲暮人人假館時，一百八圖詳勘遍。向時設賑徒務名，此時設賑民歡忭。貧民夜寒常不眠，終宵輾轉淚如霰。忽得中丞放賑錢，歸家各各買秧薦。貧民乞食行不前，輸糜雜進難充噉。忽得中丞放賑錢，破灶生煙辦宵膳。貧民貧無骨肉緣，那顧倫常及姻眷。忽得中丞放賑錢，夫妻父子歡迎面。

7 張際亮《思伯子堂詩集》，卷十八。

8 《林則徐集·奏稿》，上册，頁148—152。

9 齊彥槐《梅麓詩鈔》，補遺集下。

10 宋翔鳳《洞簫樓詩紀》。

11 陸嵩《意苕山館詩稿》，卷二。

吁嗟嗷嗷數萬人，感恩早被仁風扇。況即由城漸及鄉，善政行看遍州縣。¹²

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才三年，由於勤政愛民，極盡辛勞，不到五十歲便鬢鬢都白。這正是「三年開府三吳地，白上髭鬚鬢有霜。」¹³人民生活逐步安定，地方流傳着民謠時諺謳歌林則徐。請看嚴寅1834年寫的《又集時諺五章》：

大憲台，善救災，荒年失穀去復來。去復來，派秀才，親見人家無絮胎。秀才過，三日餓，秀才不來那能坐。中丞心，小民腹，小民腹饑中丞哭。中丞哭，為民福，擎天之柱需此木。¹⁴

這首時諺生動地詠繪了林則徐在江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稱譽民望所寄的封疆大吏為「擎天之柱」是不為過的。

林則徐在蘇撫任內，對農業生產極為重視。他注意興修水利，重視農業生產技術和種田方法的改進。為了深入瞭解農業生產，還在撫署後空地闢田試驗種植雙季稻。在田旁建蓋草亭，取名「後樂亭」。這正是「欲譜豳風七月篇，衙齋休暇看耕田。」齊彥槐有《後樂亭圖》一詩詠其事。¹⁵武將兼詩人湯貽汾也作《後樂亭圖》詩，歌詠說：「後樂亭，在幕府。公建立，歲甲午。闢榛莽，藝禾黍。……知艱難，習勤苦。……悲斯民，實椎魯。胼手足，困寒暑。……」¹⁶揭示了其與民共憂樂的闢園建亭的宗旨。宋朝重民主義政治家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提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格言。林則徐關心民瘼，重視民生，躬親試驗農業生產，樹立與民共憂樂的風範，正是繼承和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中這一良好的傳統思想和作風。

上公聲望懾蠻夷

林則徐作為近代中國的一位偉大愛國者，是以領導禁煙抗英鬥爭和蒙冤被革逐後對屯戍新疆作出重要貢獻而載諸史冊的。晚清詩集對他的禁煙之役和新疆之行作了大量的記詠。

1838年(道光十八年)12月間，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一時贊同禁煙的人士無不為之雀躍，期望他令行禁止，為國除害。安徽貴池人桂超萬的詩抒發了這樣的心情：

12 嚴寅《介翁詩集》，卷八。

13 張際亮《思伯子堂詩集》，卷二十二。

14 嚴寅《介翁詩集》，卷八。

15 齊彥槐《梅麓詩鈔·新安往還集》。

16 湯貽汾《琴隱園詩集》，卷二十二。

三湘方駐節，又度嶺干尋。誓掃蠻煙盡，應防海瘴深。並生宣主德，莫毒戢夷心。
冒雪善珍攝，敷天望作霖。17

許多愛國士人紛紛應林則徐的諮詢或主動向他獻計獻策。這是禁煙運動走向高漲的重要動力。龔自珍在《己亥雜詩》中透露了他已擬定方策但卻難以向林則徐呈寄的事：

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蕨勳。我有陰符三百字，臘丸難寄惜雄文。18

林則徐到廣州後，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共同傳訊十三行商人，發佈《諭洋商責令夷人呈繳煙土稿》、《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稿》等文件，義正詞嚴地宣佈了禁煙的政策和決心。幕友姚椿在《林公奉命粵東經理海口事務先以檄諭外夷令其自止煙造感嘆斯意因賦是詩》中歡呼：

上公聲望攝蠻夷，一檄賢於十萬師。會見溟洋恬颯鱷，真成談笑卻熊羆。能兼羣策斯爲大，欲示天威更以慈。幕府陋儒何術效，祇將歌詠答明時。19

陸獻恩在《海警》一詩中也有「鴻臚疏草尚書檄，始信中朝有巨篇」²⁰之句，讚揚黃爵滋奏疏和林則徐檄文是反鴉片侵略的重要歷史文獻。

林則徐一面曉諭行商和外國商人查禁鴉片。一面會同鄧廷楨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整頓和充實海防，在虎門海口武山、橫檔山間安設木排鐵鏈二道，同時團練水勇，加強水師演習。林、鄧巡察虎門海防設施後，意氣昂揚，互有唱和。如鄧廷楨《虎門雨泊呈少穆尚書》：

戈船橫跨海門東，蒼莽坤維積氣通。萬里潮生龍穴雨，四圍山響虎門風。長旂拂斷垂天翼，飛炮驚迴飲澗虹。誰與滄溟浮塵塊，直從呼吸見神工。21

林則徐在答詩中有「彌節總憑心似水，聯檣都負氣如虹」和「銷殘海氣空塵瘴，聽徹潮聲自雨風」²²之句，表現了他們對銷除煙瘴的決心。

1839年6月虎門銷煙的消息傳出後，民心大振。周沐潤《客從粵中來》作了生動的記詠：

17 桂超萬《養浩齋詩稿》，卷九。

18 《龔自珍全集》，頁517。

19 姚椿《通藝閣詩》，三錄，卷六。

20 見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册，頁45。

21 鄧廷楨《雙硯齋詩鈔》，卷一。

22 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卷五。

客從粵中來，語我粵中事。巖巖林制軍，萬鬼不敢覲。膽怯虎門險，視眈蠓鏡利。
……痛下醫國手，剗腸與滌治。父老讀公法，環輿雪涕泗。妖霧一炬空，頌聲海天
沸。……漢奸伏上刑，番奴窮私智。……乃節歲奇贏，預籌久長計。水戰團水軍，
火攻練火器。……²³

虎門銷煙後，英國商務監督義律破壞具結活動，並拒不交出殺害尖沙嘴村民林維喜的兇手。接着，又率兵船先後在九龍洋、穿鼻洋、磨刀洋等處尋釁。但都被林則徐領導下的廣東軍民擊退。林任鄂督時的幕友王柏心、姚椿均有以《喜聞粵東大捷》為題的詩作：

戈甲南天懾，梯航北戶尊。連朝傳露布，喜氣遍江村。漢家揚僕將，橫海立功名。
一戰潮迎艦，三春雨洗兵。刑徒趨購賞，義士激忠貞。²⁴
醜虜憑驕黠，神兵妙縱擒。賊民真破膽，儒將在攻心。……忽聞天外捷，齊唱道旁
歌。日月環中朗，風雲海上和。²⁵

王、姚詩中寫出了英軍挑釁的失敗和愛國軍民的同仇敵愾。當時他們在湖北教書，這表明粵東初戰告捷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到了長江中下游地區。

林則徐在禁煙和抗英鬥爭中有膽有識，智勇兼備。他「洞悉夷情」，派人刺探英方情況，翻譯外國書報，做到「知己知彼」。林則徐又「洞察民情」，相信「粵民可用」，在較大程度上依靠羣衆。鬥爭中講究策略，將奉法和違法外商區別對待。他的才幹和威望，受到人們的讚頌。桂超萬在一首詩中稱頌他是「一代奇才比諸葛」，並在詩注中說：「[林]帥粵時有賽諸葛之稱」。²⁶王發越後來追詠說：

掀天駭浪忽生潮，壓住蛟龍氣不驕。詎假虎門強弩集，居然鯨海毒煙銷。三章約法申嚴令，一葉輕帆載畫橈。免胄令公爭快睹，至今威望重天朝。²⁷

馮志沂、馬鍾祺也有詩追詠說：「猶憶林公初秉節，島夷低首拜轅門」，²⁸「一自虎門親被甲，絕無鴉片過零丁」。²⁹陳繼聰後來也在樂府詩《壞長城》中詠嘆道：

軍中有范韓，夏人膽爲寒。圖敵方急急圖我，一朝罷權計何左。哀哉相公心多忌，

23 見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册，頁87。

24 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七。

25 姚椿《通藝閣詩錄》，卷八。

26 桂超萬《養浩齋詩續稿》，卷二。

27 王發越《倚雲山房詩文集·南遊吟草》，卷四。

28 見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册，頁94。

29 馬鍾祺《古榆軒詩存》，卷五。

反令羌豪置酒喜。海宇至今禍縱橫，當年何苦壞長城。³⁰

這些詩視林為反侵略鬥爭的「長城」，詠頌了林則徐的才幹聲望和在禁煙抗英之役中的功績。

四海驚心罷李綱

林則徐領導和鼓舞了廣東軍民的抗英鬥爭，全國民眾屬望於他。但道光帝在英國的武力進攻面前動搖，聽信琦善等主和派的中傷，罷革進而放逐林則徐，全國上下為之震驚。人們憤懣不平，甚至於設法救援與抗爭。隨着戰局每況愈下，人心普遍希望林則徐復起。這些政治波瀾和民衆心聲，在詩人的筆下得到了強烈的反映。

林則徐被革後，廣東士人黃培芳在《道光庚子臘月中旬感事》中表示憤懣：

倚天長劍插峩峩，幽憤盈胸欲枕戈。上將非材輕趙括，敵人得計代廉頗。聖朝八極思歸化，宋室千秋病議和。但願同仇驅亂賊，甲兵洗盡挽銀河。³¹

江蘇諸生楊榮在《感事》中為林則徐被革逐鳴不平：

通道迢遙越大瀛，鬼方原不解輸誠。蒲桃未見來珍貢，慧苡先聞起誘聲。方倚隻身為砥柱，枉遭衆口毀長城。孤忠萬里投荒去，愚懦都教出典兵。³²

鬼方，殷周西北方的一個強悍部族，這裏借指英國侵略者。詩人對投降派對林則徐進行「慧苡明珠」的誹謗，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孤忠投荒」、「愚懦典兵」，對這樣顛倒黑白的「事」，詩人難以理解，也無法平靜。

朱琦的《感事》著眼於禁煙之役的全局：

鴉片入中國，爾來百餘載。……天使布威德，陳兵肅幢檠。宣言我大邦，此物永禁止。獻者給茶幣，萬櫝副烈燬。積蠹快頓革，狡謀竟潛啓。飛帆擾閩越，百口騰誘譏。……直督時入覲，便喋伺微指。奏云英吉黎，厥患亦易弭。呼冤至鹽峽，恭順無抵觸。節鉞遽更代，蠻疆重責委。遂割香港地，要盟受欺給。……開門盜誰揖，一誤那可誨。……昨覽檄夷書，疾聲恣醜底。忠義乃在民，苟祿亦可耻。古人重召募，鄉團良足倚。……我朝況全盛，幅員二萬里。……廟堂肯用兵，終當掃糠粃。……³³

30 見《四明清詩略》，卷二十九。

31 黃培芳《嶺海詩法學要》。

32 見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初編。

33 見張應昌《清詩鐸》，上册，頁409。

無名氏的《五言詩》記詠得更生動具體：

……賢哉林制軍，設計燒煙土，智勇天下聞。不肖紳衿輩，違法律不遵。盡夜仍吸食，轉怨黃、林、鄧。外勾英夷國，內糾貪佞臣。夷船紛紛至，掩飾請調兵。從未對過敵，聞風即逃生。林公不怕死，竭力更忠心。憑謀施戰策，焚夷殆將盡。豈料誤國賊，捏奏矇朝廷。欲掩裁軍罪，定議請和戎。……全不顧國體，甘心城下盟。忠佞不並立，讒誘起青蠅。嗟乎林少穆，無辜坐充軍。……勇者皆死節，怯者盡偷生。夷勢如破竹，中原無一能。忠良俱不用，盡是賣國臣。……斯人豈無良，權奸獨秉政。滿朝皆迎合，諛諂無一人。王相忠忿死，老潘假不聞。賢能俱屏退，哀哉此生靈，喪於兩奸臣。³⁴

朱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道光年間與蘇廷魁、陳慶鏞齊名，有「諫垣三直」之稱。詩中揭露了琦善誣林媚敵、私割香港的賣國罪行，謳歌了林則徐和抗敵軍民的愛國行動，並詠發了「民心可用」的思想。「廟堂肯用兵，終當掃糠粃」，表明詩人對朝廷當局的和戰不定以至一意妥協已有微詞了。至於無名氏，看來是民間人士，而且又匿名，更少顧忌。對「林公」盡情稱頌，對「奸臣」盡情指摘。對以死抗爭的王鼎加以褒揚，對不敢抗爭的潘世恩加以譴責。「忠良俱不用，盡是賣國臣」、「滿朝皆迎合」、「喪於兩奸臣」，憤怒的鋒芒已直指投降派的頭子穆彰阿、琦善和朝廷當局。

在不平中還有抗爭。朱葵之《罪言》詠及「唐太常以全家保林督帶罪督兵，未准」。³⁵唐太常，即太常寺卿唐鑒。史書上只有他「嚴劾琦善、耆英等，直聲震天下」的記載，³⁶對保林未明言，這裏當有所據。另一種形式的抗爭，就是唐鍾福、金安清等人發動的「贖錢義舉」。結果為林則徐、林汝舟父子懇言謝卻。歐陽昱在《見聞瑣錄》後集第三卷中記有金安清「倡義捐金贖罪」為林回書謝卻之事。朱騰在《題林少穆制府（則徐）辭金眉生別駕（安清）贖錢書後》一詩中，有「義舉已稱雙國士，生還不待百人身。俠腸耿耿安危計，直節觥觥社稷臣」之句，³⁷為此事留一個佐證。

當時抗爭最劇烈的要算是大學士王鼎了。王鼎和協辦大學士湯金釗是堅決站在林則徐一邊的樞廷大員，這是確鑿無疑的。關於王鼎「尸諫」說，各家記載有三、五種，而筆者所見晚清詩集詠及「尸諫」的則不下十多種。桂超萬詩中說「墾地荒邊充國老，回天薦牘史魚難（謂王相國）」；³⁸許棫詩中說「四海共傳司馬相，滿朝誰諒史魚忠」；³⁹陳克家詩中說「遺

34 見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册，頁213—214。

35 見同上注，上册，頁165。

36 《清史稿》，第四十三冊，頁13155。

37 朱騰《味無味齋詩鈔》，頁34。

38 桂超萬《養浩齋詩續稿》，卷一。

39 見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卷下，頁921。

草廡殘事可憐，誰令尸諫昧當年」；⁴⁰朱蘭詩中說「滿朝誰尸諫，隻手障雲端」；⁴¹周竣圻詩中有「尸諫史鱸言切責」、「相國批鱗拚一生」之句和「相國為林文忠而死」之注。⁴²林則徐在《哭故相王文恪公》⁴³詩中，也是確信「尸諫」說的。魯一同在《贈太子太師大學士王文恪公(鼎)》詩中記詠得更具體：

皇朝二百載，養士餘幾人。大哉蒲臣公，隻手迴天鈞。……被命紫閣下，持節黃河津。道逢侯官公，荷畝來天垠。……嗚呼兩賢績，萬古留河濱。公功未克救，侯官出玉門。……歸朝奉事畢，廷對升紫宸。流涕守御牀，聖意久逡巡。古來格天業，結念期精貞。齋戒坐小閣，萬言倏然伸。一請罪大帥，再請責樞臣。語氣多激烈，反側聲酸吞。蕭蕭起草亭，耿耿燈火昏。一死豈溝瀆，留感天聽尊。天尊聽斯卑，公死無兒孫。哀贈何足榮，所貴公論存。觥觥史鱸節，精白無淄磷。……⁴⁴

王鼎死的日期，據《東華續錄》所記為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1842年6月8日)，馮桂芬代撰的王鼎《墓誌銘》則記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44年5月28日)。清人多採前說，現代人一般也從前說。惟近年來有的論者從懷疑「尸諫」說出發，從後說。筆者根據晚清詩什中的記詠而斷定後說之非。如張際亮《思伯子堂詩集》卷三十一有《王文恪公輓詞》一首。據姚瑩《祭張亨甫文》，⁴⁵張死於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1843年12月10日)。加以這首輓詞註明是「壬寅」(1842年)作，可見王鼎是死於1842年的。另如參與塞河之役的河南知縣葉坤厚在《哭蒲臣相國》詩中說：

去年奉命塞東河，駐節金堤見面多。中外勤勞心力瘁，精神強健鬢絲皤。垂名自在千秋後，送別纔經兩月過。聞道還朝剛廿日，不堪薤露聽悲歌。⁴⁶

1841年8月2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黃河從開封西北決口。1842年3月19日(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東河河工告竣，塞河之役前後計七個多月。工竣，旋奉諭旨，林則徐仍由工次發往伊犁贖罪。王鼎涕泣相送。「去年奉命塞東河」、「送別纔經兩月過」、「聞道還朝剛廿日」，也正說明王鼎是死於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再如彭蘊章《松風閣詩鈔》卷八有《輓相國王文恪公》詩，註明寫於「癸卯」(1843年)，則可反證王鼎並非死於1844年。再有，

40 見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四十五，頁27。

41 朱蘭《補讀室詩稿》，卷十。

42 周竣圻《拜梅書屋詩鈔》，卷六。

43 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卷七。

44 見《山陽詩徵續編》，卷十九。

45 姚瑩《東溟文後集》，卷十四。

46 葉坤厚《江山小蓬萊吟舫詩存》，卷二。

直隸(今河北)遷安副貢生馬恂《吊太子太師蒲臣相國》輓詩中，有「相國治河歸即病，請假復蒙召見，越二日薨」的原注。⁴⁷根據上述所引當時人寫的輓詩互為印證，筆者以為王鼎死於道光二十二年河工告竣回京復命後不久，《東華續錄》記為該年四月三十日是可信的。而王鼎當是憤起抗爭，為保薦林則徐、反對投降派而死。

林則徐的用黜不只是他個人的進退和榮辱，而是與當時清廷的政局及其對鴉片戰爭的指導方針有關。每當一次戰敗，清廷就用懲罰林、鄧的辦法掩飾敗績，箝制輿論；而一般軍民和士人就更加同情林則徐，希望這位愛國者復起。請看江蘇吳江人張履《林公來》一詩：

林公來，公已荷戈去天譴，何時回沿海？郡縣多殘破，官衙民舍燒成灰。今天入丹徒、窺白下，重樓大艦江頭排。有兵苦無律，有將苦無才。民獨望公如望歲，願得一見公旌麾。遂令聞者盡作意外喜，日日傳語林公來(時河督麟公將來，誤傳為林公，夷鬼悉歸船中作逃避計，其畏之如此)。⁴⁸

魯一同《使君來》也有生動的記詠：

兒走呼爺爺語兒，侯官使君今日來。赦書如風行萬里，還公節鉞徵公起。一日數驚萬口傳，城中傾城市罷市。使君不來海水立，夷人仰天手加額。⁴⁹

無名氏《京口夷亂竹枝詞》和羅暉《壬寅夏紀事竹枝詞》也作了各有特色的吟詠：

說領天兵林則徐，滿城望若釜中魚。人人舉首欣相告，那識傳言盡是虛。蒼生百萬仰林公，四海人心一樣同。若使九重知屈賈，不難恢復斬夷雄。……莫問奇謀怎用兵，最難恢復是民心。倘教豪俠披肝膽，還仰恩回復用林。⁵⁰

此外，魏源在1841年寫就的《寰海》中也吟詠道：

孰使卉皮輕節鉞，祇因惹苒似珠璣。不誅夏覽懲貪帥，枉罷朱紈謝島夷。……欲師夷技收夷用，上策惟當選節旄。⁵¹

此詩吐露了對林蒙冤的不平，期望林復起以擔當「師夷制夷」的重任。

47 見《永平詩存》，卷十五。

48 張履《積石詩存》，卷三。

49 魯一同《通甫詩存之餘》，卷下。

50 見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册，頁223、226。

51 《魏源集》，下册，頁805。

林則徐的愛國思想和愛國實踐，是同奉行「民心可用」和「師敵之長技以制敵」這些進步主張結合在一起的。民衆屬望林則徐，相信他能「收復民心」，相信他的復起會造成一個全國同仇敵愾「斬夷雄」的局面。這些吟詠，不只是詩人的吶喊，而且忠實反映了民衆的心聲。

華髮孤臣萬里遊

儘管全國人心向着林則徐，但清廷一意孤行，繼續懲罰林則徐。林則徐風骨錚錚，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⁵²的坦蕩胸懷西行。親友故舊紛紛賦詩卻寄和贈行。名僧覺阿（俗名張京度）有《送林少穆制軍出塞》，⁵³詩人張維屏的好友馮昕華有《聞林少穆制軍遣戍新疆書感》，⁵⁴親友王景賢有《送林少穆先生戍伊犁》，⁵⁵同役河工的河南知縣王士桓有《送林少穆制軍西行》，⁵⁶友生宗稷辰有《送林少穆丈出塞》，⁵⁷都以真摯的感情加以慰勉。在送行詩中，張應昌從杭州寄贈的《送林少穆制府謫戍西陲》古體長篇可以算是最悲壯鏗鏘的了：

森森千丈松，霜雪愈蒼翠。錚錚百煉剛，鎔鎔愈精粹。艱貞之明明益光，退思之忠忠彌彰。古來良臣作遷客，聲聞乃更過於雲臺麟閣之褒揚。君不見元和節度管樂儔，一朝淪落居崖州。西川南詔樹偉業，至今人說籌邊樓。又不見端明殿中蘇學士，思廉瓊儋遭轉徙。八百年來海外人，家家一盞寒泉祀。用之天下喜，捨之天下哭。人喜人哭匪以私，祇爲長城一身屬。……獨憐遠度玉門關，西望祁連行路難。……念君苦行役，勸君銷煩憂。……願君保此柱石身，莫凋盛顏且喜樂。況乎名在江淮河漢間，作楫還看濟巨川。敕書他日貽楊僕，臺輔中朝待呂端。黃鶴飛還鷺羽翼，金鷄迅下賜刀環。國人望君如歲如父母，矧我與君契份同金蘭。……河陽攜手淚如糜，夢魂隨逐葱嶺西。歸來一舸西湖待，騎驢共踏蘇白堤。⁵⁸

張應昌，字仲甫，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嘉慶年間舉人，官內閣中書。有《彝壽軒詩鈔》十卷，並輯有《清詩鐸》。其父張師誠在嘉慶中期任福建巡撫，延林則徐入幕，對林有知遇之

52 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載《雲左山房詩鈔》，卷六。

53 覺阿《梵隱堂詩存》，卷三。

54 見《柳堂詩友錄·巢雲山房詩鈔》。

55 見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四十三。

56 見《國（清）朝正雅集》，卷七十三。

57 宗稷辰《躬恥齋詩鈔》，卷七。

58 見《兩浙輜軒續錄》，卷二十六。

恩。他與林有深交，故感情特別真摯深切。詩篇褒揚了林則徐利國澤民的功績和剛直高潔的品格，認為古來被貶逐的名臣比在雲臺掛像的功臣的影響更深遠。認為曾在蘇州做浙西觀察使的唐臣李德裕，是一位才氣可與管仲、樂毅相比匹的人物。儘管他後來被貶到海南島，但人們至今仍在傳說他任西南節度使時所樹立的籌邊偉業。又如宋朝蘇軾，官至端明殿學士，後被逐徙到海南島等地，身後一直受到當地人民的祭祀。詩人喻勉林則徐如同李德裕和蘇東坡那樣令人景仰。希望他以國事民望為重，多自珍愛，他日東歸，能像宋太宗時的大臣呂端那樣位列臺輔。這不僅是摯友的臨別傾懷，也迴響了廣大士民的心音。

1842年底，林則徐到伊犁。前後在新疆三年，受到伊犁將軍布彥泰的關照敬重。林則徐也協助做了興修水利和墾殖荒地的工作。除在伊犁惠遠城東負責阿齊烏蘇廢地開墾工程外，還親歷南疆庫車、阿克蘇等八城勘辦開墾事宜，共墾地八十多萬畝。他隨身攜帶刻有「寵辱皆忘」的印章。范仲淹《岳陽樓記》中有「把酒臨風，寵辱皆忘」的名句。林則徐轉借其意自勵自勉。為開發西北邊陲，置花甲之年的多病之軀於不顧。他在《寄梅生》、《柬全小汀(全慶)》等詩中這樣抒懷：

西域遍行三萬里，斯遊我亦浪稱雄。……迢迢一片龍沙路，待聽扶犁叱犢聲。⁵⁹
荒磧長驅回鶻馬，驚沙亂撲曼胡纓。但期繡隴成千頃，敢憚鋒車歷八城。⁶⁰

表現了他從屯戍實邊的思想出發，憧憬新疆出現農業興旺的景象。

林則徐在新疆辦理屯墾事，安徽定遠人方士淦、江西高安人蕭元吉都有詩詠及。⁶¹李杭、梅曾亮的贈詩中則有「去國三年勞戍役，營田萬里畫力屯」；⁶²「橫海尚餘心膽壯，屯田未覺鬢毛斑」⁶³等詩句。李星沅在《林少穆制軍奉使回部》中有這樣的記詠：

金天翊化有重該，絕域營田萬井開。遠水直探星海上，夕陽曾度雪山來。春耕回堡歲無恙，秋辦官租吏不催。指畫窮廬齊佩犢，燕然實數勒銘才。⁶⁴

「遠水直探星海上」，指在吐魯番境內掘「坎井」，取泉水，後新疆人民稱為「林公井」。「春耕回堡」，指在南疆八城墾田所取得的成績。詩中認為林則徐在新疆營田的功績有如燕然勒石那樣足以永垂史冊。

1842年10月底，清廷命林則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接着又有署陝甘總督之命。獲

59 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附卷。

60 同上注，卷七。

61 方士淦《啖蔗軒詩存》，卷下；蕭元吉《綠杉野屋詩集》，卷三。

62 李杭《小芋香館遺集》，卷八。

63 梅曾亮《柏枳山房詩集》，卷七。

64 李星沅《李文恭公詩集》，卷六。

悉內召，林則徐作《紀恩述懷》，⁶⁵抒發感悅之情。禁煙以來與林則徐同命運共沉浮、先期起用的鄧廷楨，也作《少穆被命還朝以詩二章迎之》⁶⁶表示慶賀。

時人賀林復起的詩什是很多的。任京卿的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戴熙有《聞林少穆前輩召授京卿》三首，其中寫道：

詔許屯田使，量移佐命卿。……都人如望歲，火速賦東征。……升沉歸一視，功罪屬千秋。……他時登將相，不必計恩仇。⁶⁷

希望他忘卻過去的恩怨，繼續忠心為朝廷效力。李星沅在《和林少穆制軍東歸述懷》中有「天下安危繫此身，皇衷篤注老成人。歲寒不改冰雪操，地廣能敷雨露仁」⁶⁸等詩句，讚頌林則徐禁煙、屯戍的業績，並對他的忠心和操守大加褒揚。此外，林任鄂督時的湖南巡撫錢寶琛、甘肅肅州知州陳墉、名僧覺阿以及與林從未謀面的翰林院編修張金鏞等，都為「蒼生」起賀，詠林復起。⁶⁹詩人魯一同在《聞林侯官入關再秉節鉞枕上口號》中寫道：

失喜兒童叫，從天雨露新。焉耆人入漢，張掖地通秦。國有河山福，朝多老大臣。薦賢蒙上賞，此誼足沾巾（伊犁將軍布彥泰力薦，疏再上，得俞旨）。⁷⁰

對薦林的布彥泰進行了讚揚，表現了人們聞林復起後的歡愉心情。

天下英奇半來往

晚清詠林詩什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記詠和反映了林則徐的品格和平生交往。

林則徐早年就「究心經世學」，結交了許多朝野名士。約在1820年間，他參加了宣南詩社的活動，雖然是中期入社，但與詩友契誼很深。不久，他出使南下，詩友陳用光作《送林少穆之杭嘉湖道任》⁷¹贈行。陳用光，號石士，又作碩士，江西新城人。曾師從桐城派大師姚鼐，是一位被姚鑒譽為「詩文醇雅，得惜翁正傳」的雅士。由學士遷官侍郎，長期在京師，是宣南詩社主要成員。他死後兩年，林則徐曾作《題陳石士侍郎（用光）韜光步竹圖遺

65 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卷八。

66 見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十六。

67 戴熙《習苦齋詩集》，卷七。

68 李星沅《李文恭公詩集》，卷六。

69 錢寶琛《存素堂詩稿·壞音集》；《清朝杭郡詩三輯》，卷五十六；覺阿《梵隱堂詩存》，卷六；張金鏞《躬厚堂集》，卷四。

70 見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六編。

71 陳用光《太乙舟詩集》，卷九。

照》⁷²追念。陳的贈行和林的題照，反映了林則徐與宣南詩社關係的一個側面。

林則徐與龔、魏相得是眾所共知的。事實上，林與龔自珍之父龔麗正、叔龔守正也有交往。1820年，龔麗正在蘇松道任上，時林赴龔的家鄉作杭嘉湖道，與麗正是鄰官。1822年6月，林北上陞見，在山東汶上縣遇麗正，結伴同行。7月，林南下，又是與麗正結伴，同行至山東東阿分手。兩人多有贈詩。林與魏源之父魏邦魯也相識。邦魯在林以蘇臬署理江蘇布政使時，在蘇州官錢局供職，是屬吏，很受林稱許。至於魏源，1841年7月林赴戍途中，他們二人曾在鎮江晤面，同宿一室，對榻傾談，林囑撰《海國圖志》。魏源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⁷³記詠這次有深遠意義的會見。後來至揚州，魏源又有《題林少穆制府餉鶴圖》，⁷⁴贈林作河上之行。

從晚清詩集中可知，林則徐除與詩人張際亮契誼很深外，與道光年間京師名士湯鵬等人也頗有交往。湯鵬，字秋海，湖南益陽人。二十歲中進士，歷任禮、戶部主事和御史等官，因劾宗室出身的工部尚書被罷回戶部任員外郎。在京以「志業才氣」和「骨鯁之風」，「凌轢一時」，著有《浮邱子》九十一篇。他的《海秋詩集》中有《贈林少穆方伯即送其之湖北》、《寄林少穆制軍》等詩。湯、林交往的記載並不多見，這些贈詩頗有其價值。

在當時學人中，王柏心、姚椿與林則徐的情誼也非同一般。林則徐晚年的幕友劉存仁在《龍江驛旅夜感舊》詩中寫道：

昔年我友張松寥，時名直軼高青邱。自言曾作荆襄客，彩筆新題黃鶴樓。是時尚書正開府，楚南名士爭旗鼓（謂王子壽、劉孝長、姚春木）。……愛民愛士出天性，……九州四海知名姓，……短衣我作從軍遊，親見人間第一流。⁷⁵

詠及林則徐任鄂督時，以詩才著稱的張際亮、湖北監利人王柏心、江蘇婁縣（今上海市松江縣）人姚椿和湖北黃岡人劉濬等名士都聚集在他的身邊。

林則徐知人善任，注意擢拔人才。他任江蘇巡撫的第三天，就在蘇州考課書院時「首擢」馮桂芬，稱譽他的文章「一時無兩」，並招他入署「校北直水利書」。一個月後，又專摺保薦姚瑩補長洲知縣，在年終考績時又稱讚姚瑩任武進縣令時的治績和所表現出的才幹。後來，馮、姚益究心經世之學，結果都成為晚清著名的思想家。足見林的「知人之明」。1849年，林則徐辭雲貴總督，由雲南歸里，馮桂芬在《懷人詩》⁷⁶中對恩師表示稱頌和懷

72 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卷五。

73 《魏源集》，下冊，頁781。

74 同上注，頁744。

75 劉存仁《肥雲樓集》，卷五。

76 馮桂芬《夢奈詩稿》，頁20。

念。姚瑩被貶至川藏後，曾賦《喜聞嶸筠舊帥入關》一詩，其中有「故人若見應相問，後去蘇卿可共還」⁷⁷的詩句，對舊友和上司林則徐表示關切。後來，又作《林制軍內召》詩，⁷⁸對林的復起表示無限喜悅。

林則徐虛懷待士，無論是處居和在官，都注意搜訪人才，旁諮博採。他隨身帶着記有各方面人物姓名的夾袋，對福建的名士還另作專錄。江蘇丹徒人周恩綬在《感遇述懷詩呈少穆前輩》中，⁷⁹有「頗將人物記夾袋」、「胸中廣廈萬間拓」的詩句。福建鷓寧士人許廣偉，與林素未謀面，獲悉林一次在「坐間出示夾袋並閩中人文錄」，都錄及他的姓名，非常感動，在詩中詠讚林則徐「論舊敦賤交，愛士見雅量。」⁸⁰林則徐與士人交往，敦舊誼、重然諾。他於抱病奉命赴廣西途中，擠時間勉力為友人郭鏡齡代撰其父墓誌銘。郭接到遺稿後感動不已，寫道：

一生一死見交情，況是視師力疾行。卻向軍中兼病裏，挑燈親草故人銘。⁸¹

江西宜黃舉人陳偕燦，長期在福建任知縣並定居。林則徐回籍家居後，常去看望他。陳很感動，作《林少穆宮保枉顧寓齋》：

小屋籬籬上綠苔，燕泥封榻亂書堆。日高睡足茶煙起，深巷傳呼僕射來。

後來，他在《林少穆太傅輓詩》中也是滿懷深情的：

廢置吾衰矣，勞公數過從。愛才如僕射，高卧愧元龍（公在籍時，屢辱枉過）。青史足千古，丹誠動九重。平生知己感，雪涕冷殘冬。⁸²

林則徐對青年士子特別器重愛護。安徽歙縣青年士人吳月霄十三歲即能文，有奇氣，自號天奇子。他二十三歲時，將自己的《天奇閣詩文》請林則徐題序。林為他撰寫了《天奇閣主人傳》，並在卷首作了「瓶泉居士林則徐撰並書」的題署。吳月霄有《呈瓶泉居士林少穆先生》七絕一首。林則徐所撰《天奇閣主人傳》為各種林集所未收，林晚年曾自號「瓶泉居士」也罕為人知。⁸³

77 姚瑩《後湘詩續集》，卷二。

78 姚瑩《康輜紀行》，卷十五。

79 周恩綬《享帚齋詩鈔》，卷三。

80 許廣偉《平遠堂遺詩》，卷五。

81 郭鏡齡《吉雨山房詩集》，卷一。

82 陳偕燦《鷓汀漁隱詩續集·春雨樓近詩》。

83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天奇閣詩文》道光年間刻本。

林則徐重才愛士，深得士林敬重。他被放逐時，連與他無交往、未謀面的士人也在睡夢中念切他。請看山東曲阜孔憲彝《夢林少穆先生》：

諸葛真名士，崖州古大臣。艱危籌海國，辛苦駐河濱。負罪成孤竄，長城惜此身。
鬚眉渾未識，入夢劇清真。⁸⁴

正因為林則徐重才愛士，士人才與他同德同心，所以他歷官各處，事無不辦。

公論歸青史，千秋字姓香

晚清詠林詩什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哀輓詩和追念詩，作者的範圍比較廣泛，感情多很真切，時間延續半個多世紀，從各個側面對林則徐作了評詠。

關於林則徐臨終，親隨他左右的福建閩縣人劉存仁，在《林聽孫(聰彝)公子泣述宮保公有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之句訝為詩識愴念不已》五首哀詩中，⁸⁵記詠了一些具體情況。哀詩之一中有「易簣時有星斗南語」之注。詩之二中有注：「臨終口授遺摺，經余代錄，而語音蹇澀，不了了，尚以未及出師為憾。嗚呼，忠矣！」詩之三第三句後有注：「公著有《西北水利》一書，嘗擬囑余襄校。」第四句後有注：「公途中為余言，前查辦粵東海口事，途次，疏累上，深蒙宣廟嘉納，不料何以中阻也。」詩之四中有注：「十二夜，在詔安行轅治文案，通夕不睡。將登輿矣，以人役未齊，深談良久，述少時清苦狀，勉存仁自勉。」詩之五在「武侯食少不關醫」句下有注：「公堅不服藥，病亟，服淡薄數劑，不效。」可見林則徐在逝世前七天，行進到閩粵交界處的福建詔安，精神尚好，竟能「治文案，通夕不睡」，又能「深談良久」，只是接着得病很急，又未及時和足量服藥，所以「不效」。這些記詠，可補史乘記載之不足。

至於「星斗南」一語，其源蓋出於劉存仁所記。不過他也沒有弄清楚意思。但是，北京圖書館所藏張英傳《瓠肥詩存》(寫本)中的《謁林文忠小像》一詩，對此作了與眾不同的記詠和解釋。張英傳，直隸南皮人，原名祖繼，字虺生，號瓠肥，又號字翁。張之洞的族孫，年齡大於之洞，長期隨侍之洞身邊。該詩全文如下：

遺照高懸廣雅堂(孝達公建)，英姿慨想鎮封疆(像有奇表)。欲擒元濟須裴度，反謝金人罷李綱。新豆欄呼誰殺賊(新豆欄，廣東要地。公臨沒連呼之，人訛為星斗南。孝達公到此悟之，恐世不知，告余記之)，俄羅斯料國爭強。暗中毒手攻無

84 孔憲彝《對獄樓詩續錄》，卷三。

85 劉存仁《配雲樓集》，卷五。

備，竟死奸民一寸香(道光己亥公督粵，嚴禁鴉片煙。伍怡和商總伍敦元，嘆領事義律黨，公切責。伍懼罪，暗買官劾公，革職遣戍。尋賜環。洪逆繼起，文宗特召往勦。伍復買人用毒香熏公，竟薨於行臺)。

從這首詩及注來看，被詩作者稱為孝達公的張之洞，對他的五十年前的偉大前任極為敬仰，把林的遺像高掛在他構建的廣雅堂上。他對林的死因有懷疑，在弄清一些具體情況後，對「星斗南」作了「新豆欄」的解釋，並要人記下來，以告「世」之「不知」者。至於林的死因，張之洞確信是被行商伍敦元買人用毒香熏死的。雖然，這種說法還非定論，但通篇詩注清人耳目，有助於揭開「星斗南」這個歷史疑團。

林則徐去世在當時士人中引起很大的震動。蘇州士人、大學士潘世恩的次子潘曾瑩在輓詩中作了這樣的評詠：

巍巍文忠公，文武才兼資。……夙抱經世略，霖雨覘設施。吾吳秉節地，德政頌保釐。民生藉培養，撫之如嬰兒。謂宜固元氣，寒暑泯怨恚。士風賴整飭，經師兼人師。……國事若家事，纖悉罔或遺。敷歷十四省，終始不一欺。公昔返鄉里，養疴南山陲。加惠及桑梓，籌畫咸得宜。一利有未興，病如渴與饑。豈以林壑懷，而忘民物思。出處境則異，忠愛矢不遺。……⁸⁶

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塾師宜昌緒在輓詩中也有這樣的一些評詠：

赤心中外曉，青年姓名香。……曾因才不世，得荷任非常。……上策安中夏，威名遠外洋。……軍謀參準部，屯政學回疆。……公望歸尤重，蒼生臥不忘。……下士思賢切，鄉邦受賜長。……三江宏利澤，十省老甘棠。⁸⁷

哀輓林則徐的詩歌是很多的。雲南知縣吳仰賢的詩中說：「海內蒼生望，如公有幾人。安危宣力地，生死救時身。」⁸⁸宜南詩社成員張祥河的詩中說：「敷歷八州督，悲歡卅載回」，「典牛風復古，擔粥法傳今。」⁸⁹直隸任丘人邊浴禮的詩中說：「孤直聞中禁」，「威名懾遠夷」，「惟公追曩哲，異代共高名。」⁹⁰道咸間名士薩大文的詩中說：「四海婦嬰諳姓字，九夷君長懼威神。酬勳俎豆周天壤，千古南閩第一人。」⁹¹湖北名士劉濬的詩中說：

86 潘曾瑩《小鷗波館詩鈔》，卷五。

87 宜昌緒《留讀齋詩集》，卷三。

88 吳仰賢《小瓠庵詩存》，卷一。

89 張祥河《小重山房詩錄·北山之什》。

90 邊浴禮《健修堂詩集》，卷十二。

91 薩大文《荔影堂詩鈔》，卷上。

「泰山北斗世所尊，大江以南惟一人」，「沉幾早慮俄羅斯，決策曾剿英吉利。」⁹²門生蔣兆鯤的詩中說：「歡顏共庇千間廈，妙手能回數郡荒」，「而今淚灑江南北，看取家家俎豆香。」⁹³友人桂超萬的詩中說：「出師中道駐錫鸞，痛失人間第一官」，「高談去日遺音在，偉略今時再見難。」⁹⁴屬吏嚴錫康的詩中說：「望重朝廷柱石臣，封疆卅載歷艱辛。家貧並乏門容駟，貌古曾看閣畫麟。百戰聲威真蓋世，一生憂樂盡關民。試將青史論勳伐，近代如公有幾人。」⁹⁵

直至清末，對林則徐的吟頌和懷念仍經久不衰。同光間浙江平湖人王成瑞在憑吊林則徐墓後吟詠道：

當年鴻雁息哀鴻，一疏羣黎繫死生。……蠻夷尙下汾陽拜，婦孺還知司馬名。⁹⁶

光緒年間參加《清史列傳》編寫的陳寶琛吟詠道：

讀公奏議修公傳，晚與編詩識性情。功罪信心休問世，死生許國獨全名。⁹⁷

中法戰爭前，趙藩想起了林則徐晚年所說的「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的警語，吟詠道：

戈壁沙能走，陰山草不春。西戎雄別部，北極界強鄰。雪湧長鯨浪，風馳萬馬塵。獨深先事慮，真念老成人。⁹⁸

甲午戰後，台灣詩人丘逢甲、無錫士人錢君雅吟詠道：

……老生苦記文忠語，多恐中原見鷺章。……
……若使林公今尙在，夷人安得渡台灣。……⁹⁹

人們面對外國侵略日益加深，痛感茫茫神州日益陸沉，更加緬懷近代中國歷史開端時期的這位民族英雄。

92 劉溱《小隱山房詩·新樂府》。

93 蔣兆鯤《求是堂詩存》，卷八。

94 桂超萬《養浩齋詩續稿》，卷二。

95 嚴錫康《餐花室詩稿》，卷七。

96 王成瑞《閩嶠遊草》，卷一。

97 陳寶琛《滄趣樓詩集》，卷一。

98 見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109。

99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頁47；錢君雅《亦暢居詩鈔》。

結語

以上介紹了晚清詩集中記詠林則徐的部分詩歌，從中可以顯示出它們的史料價值。這些詩歌的作者大多是士大夫和中下級官吏，不可能用完全正確的歷史觀點去評價林則徐。但他們能面對現實，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他們有些還瞭解民間疾苦，所以他們的喜怒哀樂，能在較大程度上反映時代的脈搏以及民衆的心聲。吟讀這些詩歌，更加激發我們的愛國情思，更增進對林則徐這位歷史人物的瞭解和崇敬。

「青史憑誰定是非？」林則徐被革逐後曾這樣發問。事實上，這些詠林詩歌已作了回答，這就是：時代的腳步、民族的利益、民衆的心願。人們所以謳歌林則徐，正是因為他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面，不惜摩頂放踵地為民族的利益和命運而鬥爭。人們所以謳歌林則徐，因為他是中國傳統文化優良部分的代表者，他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他有傳統的民本思想和求實精神。他能在封建官員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體卹民情，關心民瘼，重視民生；能在近代中國這場「古今之變局」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去因循，努力求索，最先閃爍「師夷技收夷用」的思想火花，開闢了一條救國救民的前進之路。人們所以不斷地緬懷和謳歌林則徐，概言之，即因為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民族英雄，第一個重民主義者，第一個開眼看世界的人。「近代惟公第一流」，¹⁰⁰這是時人的評詠，也是歷史的公論。

1985年6月為紀念林則徐誕生二百周年而作

1991年6月改訂於滬西細流齋

100 陳允頤《蘭墅詩存》，卷上，頁2。

引用書目

(按漢語拼音排列)

- 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二冊。
- 邊浴禮《修健堂詩集》二十五卷，清咸豐丁巳(1857)刊本，八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華圖)藏。
- 陳寶琛《滄趣樓詩集》，民國戊寅(1938)聚珍版，四冊。華圖藏。
- 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十卷，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刊本，二冊。華圖藏。
- 陳偕燦《鷗汀漁隱詩續集》，清咸豐間刊本。北京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圖)藏。
- 陳用光《太乙舟詩集》十三卷，清咸豐四年(1854)刊本，五冊。北圖藏。
- 陳允頤《蘭墅詩存》，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本。華圖藏。
- 戴熙《習苦齋詩集》十二卷，清刻本。山東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山圖)藏。
- 鄧廷楨《雙硯齋詩鈔》，清咸豐間初刊，民國八年(1919)重刊。上海圖書館(以下簡稱上圖)藏。
- 馮桂芬《夢奈詩稿》，清光緒丙子(1876)刊本，一冊。華圖藏。
- 馮志沂《微尚齋詩續集》，民國十五年(1926)影印本，一冊。北圖藏。
-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新1版。
- 郭錢齡《吉雨山房詩集》，清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桂超萬《養浩齋詩鈔》，清同治五年(1866)家刻本。北圖藏。
- 《國(清)朝正雅集》，清刊本。華圖藏。
- 黃培芳《嶺海詩法學要》(係黃詩各選本的合刻)，清咸豐四年(1854)刊本。華圖藏。
- 蔣清瑞《退結詩存稿》，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刊本。上圖藏。
- 蔣兆鯤《求是堂詩存》，清光緒間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復旦)藏。
- (釋)覺阿(俗名張京度)《梵隱堂詩存》，清同治五年(1866)刊本，三冊。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 孔憲彝《對獄樓詩鈔》，清道光乙巳(1845)題署，清光緒間刊本。華圖藏。
- 李杭《小芋香館遺集》十二卷，清同治七年(1868)刊本，五冊。華圖藏。
- 李星沅《李文恭公詩集》八卷，清同治間芋香山館刊本，四冊。華圖藏。
- 《兩浙輜軒續錄》，清刊本。華圖藏。
- 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清光緒十二年(1886)福州林氏家刻本。華圖藏。
- 劉存仁《岷雲樓集》八卷，清咸豐癸丑(1853)刊本，二冊。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 劉溱《小隱山房詩鈔》，清光緒十三年(1887)刊本，六冊。吉林大學圖書館藏。
- 《柳堂詩友錄》，清刊本。華圖藏。

- 魯一同《通甫詩存》，清咸豐九年（1859）刊本。華圖藏。
- 陸嵩《意苕山館詩稿》，清光緒十九年（1892）刊本，六冊。華圖藏。
- 馬鍾祺《古榆軒詩存》七卷，清宣統元年（1909）刊本。北京首都圖書館（以下簡稱首圖）藏。
- 潘曾瑩《小鷗波館詩鈔》，清道光乙巳（1845）題署，清光緒間刊本。華圖藏。
- 彭蘊章《松風閣詩鈔》，光緒間刊本，八冊。華圖藏。
- 齊彥槐《梅麓詩鈔》，清光緒二年（1876）婺源齊家裘重刻本。華圖藏。
- 錢寶琛《存素堂詩稿》，清同治七年（1868）至光緒六年（1880）家刻本；另有民國九年（1920）排印本，四冊。首圖藏。
- 錢君雅《亦暢居詩鈔》，民國十六年（1927）刊本。首圖藏。
-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
- 薩大文《荔影堂詩鈔》二卷，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刊本，一冊。上圖藏。
- 史夢蘭（輯）《永平詩存》二十四卷（收清初至同治間一百五十餘人詩），清同治辛未（1871）刊本。復旦藏。
- 宋翔鳳《洞簫樓詩紀》，清道光十年（1830）序刊。長春圖書館藏。
- 孫雄（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民國間油印本，十八編三十八冊。北圖藏。
- 湯建中《筠錄山房詩草》，清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二冊。上圖藏。
- 湯貽汾《琴隱園詩集》，清光緒元年（1875）刊本，二十冊。復旦藏。
- 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內收《漆室吟》、《百柱堂詩稿》），清光緒十九年（1893）開雕，十六冊。華圖藏。
- 王成瑞《閩嶠游草》二卷，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序刻。華圖藏。
- 王發越《倚雲山房詩文集》，清咸豐間刊本。華圖藏。
- 王士垣《朗陵詩集》，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本。上圖藏。
- 王錫祺（輯）《山陽詩徵續編》，清光緒丙申（1896）小方壺齋排印本。華圖藏。
- 魏源《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0月，第2版，二冊。
- 吳仰賢《小瓠庵詩存》，清光緒戊寅（1878）刊本。山圖藏。
- 吳月霄《天奇閣詩文》，清道光間刊本。瓶泉居士林則徐題署，卷首題字者有王鼎、倭仁、潘世恩、湯金釗、姚瑩、裕謙、何紹基等六十餘人，一冊。華圖藏。
- 蕭元吉《綠杉野屋詩集》四卷，清光緒十八年（1892）刊本，二冊。上圖藏。
-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滙》，民國間刊本，十函八十冊。華圖藏。
- 許廣埠《平遠堂遺詩》五卷補錄一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二冊。吉林大學圖書館藏。
- 宜昌緒《留讀齋詩集》六卷，清宣統元年（1909）刊本，二冊。華圖藏。
- 嚴錫康《餐花室詩稿》，清咸豐十一年（1861）刊本，三冊。華圖藏。

- 嚴寅《介翁詩集》，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二冊。首圖藏。
- 姚椿《通藝閣詩》，清咸豐五年（1855）刊本，五冊。華圖藏。
- 姚瑩《中復堂全集》（內有《後湘詩集》十九卷、《康輶紀行》十六卷），清光緒七年（1881）刊本，三十四冊。華圖藏。
- 葉坤厚《江山小蓬萊吟舫詩存》，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二十冊。北圖藏。
- 張際亮《思伯子堂詩集》，清同治八年（1869）刊本，十冊。上圖藏。
- 張金鏞《躬厚堂集》，清同治甲子、辛未（1864、1871）至光緒戊寅（1878）刊本。華圖藏。
- 張祥河《小重山房詩錄》，清光緒元年（1875）刊本，四冊。華圖藏。
- 張應昌（輯）《清詩鐸》，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1月排印本，二冊。
- 張英傳《瓠肥詩存》，清光緒末年手寫本，八冊。北圖藏。
- 趙藩《向湖村舍詩初集》十二卷，清刊本。華圖藏。
- 鄭開禧《知守齋詩集》，清家刻本。華圖藏。
- 周恩綬《享帚齋詩鈔》，清刊本。華圖藏。
- 周竣圻《拜梅書屋詩鈔》，清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四冊。上圖藏。
- 朱蘭《補讀室詩稿》十卷，民國癸酉（1933）刊本，一冊。華圖藏。
- 朱琦《怡志堂詩初編》八卷，清咸豐七年（1857）刊本，二冊。華圖藏。
- 朱贖《積鳳閣詩鈔》（內有《味無味齋詩鈔》一卷），清光緒庚辰（1880）刊本，一冊。華圖藏。
- 宗稷辰《躬恥齋詩鈔》二十四卷，民國二年（1913）重刊本。華圖藏。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Lin Tse-hsü in the Late Ch'ing Poetry

(A Summary)

Liu Xuezhao

Of almost 3,000 anthologies of late Ch'ing poetry the author has looked through, more than 150 contain poems on Lin Tse-hsü.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these poems, most of which have never been quoted before.

A great number of these poems lauded Lin Tse-hsü for the aid he gave to the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Kiangsu area, showing him to be a statesman who believed that the "people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 lot of poets eulogized Lin for the part he played in the banning of opium and his subsequent resistance to Britain. When Lin was dismissed from office and sent into exile, the whole nation was shocked and resentful. To make his protest Wang Ting even committed suicide. In those days, this formed the subject of many poems. With the worsening of the war situation, there were poems expressing the hope that Lin might be reinstated. When Lin was banished to Sinkiang, many people wrote poems to send him off. There were, then, poems praising his contribution in this remote part of the country in spite of his own sorry plight. Later, when he was reinstated, there were congratulatory poems. Many poems indicated that Lin associated with many of the celebrities at court as well as commoners. He knew his subordinates well so that he was able to assign them duties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abilities. After Lin died, there were a great many elegiac poems in praise of him. As foreign aggression became more serious in late Ch'ing, people remembered the more this great patriot.

The people eulogized and cherished the memory of Lin Tse-hsü, because in modern China he was the first national hero, the first statesman who regarded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the first man who opened his eyes to look at the outside world. "The revered Mr Lin was the outstanding figure in the modern period." This appraisal was not only made by the people in the age of Lin, but also made by public opinion ever since.